

辛德勇 著

讀書與藏書之間

二
集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辛德勇 著

讀書與藏書之間

二集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辛德勇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10

ISBN 978 - 7 - 101 - 06277 - 9

I. 读… II. 辛… III. 古籍 - 中国 - 文集
IV. G25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6873 号

-
- | | |
|------|--|
| 书 名 | 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 |
| 著 者 | 辛德勇 |
| 责任编辑 | 贾元苏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frac{5}{8}$ 插页 4 字数 242 千字 |
| 印 数 | 1 - 5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6277 - 9 |
| 定 价 | 28.00 元 |
-

自序

两年前,承蒙中华书局贾元苏女士和书局领导李岩、徐俊诸友人的美意,帮助我出版了《读书与藏书之间》这本文集。现在提供给大家的是它的续集,收录的是这两年间撰写的同一类与典籍收藏、鉴赏、以及研究相关的文章。学识浅薄,又每好标新立异,自知难免疏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批评。

读书和藏书,对我都充满诱惑。上一本文集出版以来这两年内,在读书与藏书这两极之间,我选择的位置,已经有很明显的变化,这就是更多地向读书一侧回归,逐渐疏离于藏书圈外,买书也更侧重于实用。人的年龄增长到一定程度,能够好好读书的时间,便呈加速度压缩。时不我待,不能不更多地克制藏书的嗜好,腾出更多的时间去读书。不过,恐怕我至死也不会停止搜集和品味心爱的书籍;同时,还会把一些时间转入到对书籍史、印刷史、目录学史和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中去,更深入一层去探索书籍自身所蕴涵的奥秘。

除为周绍良先生旧藏《素书》所撰跋语以及论述所经眼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和钱泳《记事珠》稿本这三篇文章之外,本书其余诸文所附书影,均取自本人藏书。

在此谨向关注我这些文章的读者,特别是那些热心帮助勘正拙文错谬的朋友,致以由衷的谢意,并由衷感谢中华书局诸位朋友的帮助。

2007年6月9日记

目 录

自序	1
----	---

怀念与景仰

送别我的老师	3
在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里	7
黄永年先生教我读书买书	13
我与绍良先生的书缘	20
《绍良书话》序言	27

访书肆与赶书市

落伍的一年	33
在书市的最后一个秋日里	36
有朋自远方淘得好书来	49
东京书市买书记	65
花冤大头钱买书读	138

收藏与鉴赏

盛大士《靖逆记》版本源流之判别	153
中国对瑞典国最早的全面记述	161
——述清末写本《瑞典国记略》之历史由来	
跋绍良先生所藏元王氏《直说素书》	189
钱泳《记事珠》稿本经眼识略	211
《肃慎辛氏篋存稀见明清别集题录》引言	219

文献学与版刻史

说“借书一痴,还书一痴”	231
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与中国古代的铜活字印本问题	250
西汉关中龙首渠所灌溉之“卤地”抑或“恶地”与合理	
对待传世文献问题	269
《三辅黄图校释》后述	279
释《南史·宋本纪》之“禾绢闭眼诺”	297

怀念与景仰

送别我的老师

老师黄永年先生要走,我有心理准备。去年夏天以后,先生已基本不再打电话来;往西安打电话去请益,先生也不再像以往那样长时间侃侃漫谈,只是静静地听我说话,就连我为博取老人家一璨,特意讲到的一些胡说八道的放肆话,先生也不再像往常那样开心哂笑。在内心深处,开始隐约感到一种伤痛,感到先生在向一个高远缥缈的地方慢慢离去。从二十四年前入门拜谒先生时起,我第一次清楚感



在黄永年先生八十寿辰庆贺仪式上作者与黄永年先生以及友人陆三强先生合影

知,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拉开我和先生之间的距离。

这样和先生通过两次话后,不由得回想起 1992 年我刚到北京工作不久,一次先生来北京讲学,我去看望先生,长时间畅谈过后,当我辞行时,先生突然有些伤感地说,你到北京来,以后想在一起说说话也不方便了。到了秋天,我想一定要去西安看望先生,和先生一起说说话。正好陕西师范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联合举办一个关于中国古代城市文化的学术会议,邀我参加,便在 11 月初,回到母校。行前在北京感受到的那种内心的伤痛,见到先生后变得愈为深重。在两天的学术会议期间,有两个半天,我都是在先生的书斋里,和先生闲谈,并尽量讲一些轻松的话题,甚至还一如既往地插科打诨,讨先生欢喜,而心中却是从未有过的凝重。伤痛首先来自先生消瘦的脸庞,和变得矮小的身躯,感觉先生往昔充沛旺盛的精力仿佛已经耗散殆尽,人已经变得很轻,很轻,好像已经完成了为升遐而去所做的蜕变。谈话还是像当年随从先生在校读书时一样,海阔天空,漫无边际,连续两个下午,谈了很多很多。

谈话中感受到最大的伤痛,是清楚知晓先生的精魄正在升扬,在学术上,已经顾不上再对我加以点拨教诲了。近两年来,和先生通电话,汇报自己对一些学术问题的想法,请教先生这些想法是否得当,先生总是催促我说,做学术研究,人一生具有相应的积累而状态又好时,只有很短一小段时间,要趁精力好,状态好,抓紧时间,把这些想法写成文章。去年一年内,我写了两篇涉及比较重要学术问题的文章,一篇是关于明代所谓铜活字印本书籍的问题,一篇是关于汉代的州制问题。关于所谓明铜活字本问题,我提出通常所说的明代铜活字印本,缺乏可靠依据,恐怕不能成立。去年春天的时候,在电话里向先生汇报过这一基本设想和主要论据,先生鼓励我说,你讲得很的道理,可以写出来。关于汉代州制,我提出顾颉刚先生当年撰著的《两汉州制考》一文,虽然早已被学术界视作定论,但是其基本视

角,很有可能存在着严重的歧误,变换视角,或许可以得出全新的认识。前年夏天,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就已经基本成熟,曾打电话向先生请教,先生说,这是你的专业,这样在电话里讲不清楚,你可以先大胆写,当年顾颉刚先生就最喜欢学生辈的人提不同意见,等成文后再拿给我看。这次来见先生,本来想向先生仔细汇报这两篇文章的具体内容,请先生指教,却完全想不到,刚刚谈了没有几句话,先生即用很低沉的声音说道:“辛德勇,我的脑子不行了,你说的这些,我听起来太吃力,都听不懂了。你自己考虑成熟,就赶快发表吧。要赶快写文章,人一生做不了多少事。”好在谈起往事,先生依然思维清晰,话锋犀利。

先生非常喜欢猫,就在我去看望先生之前几个月,两只豢养多年的猫,都因高龄故去,其中最钟爱的一只猫,在先生身边已经将近二十年了。谈话中,先生很伤感地告诉我:“两只猫都没有了。”说这句话的同时,眼中情不自禁地闪出了泪花,透露着深沉的哀伤。先生性格刚毅,过去从未见这样流露情感;因为不愿意让我看到这样的表情,先生很快转过头去,沉默了很长时间。此情此景,使得那种刺在我内心的伤痛,不由得又加深增重一层。我不喜欢猫,不知道先生究竟为什么那样喜欢猫。这可能很简单,只是一只宠物而已;也可能寓有先生很多情感,甚至带着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寄托。不过,仅仅就表象而言,在先生和猫之间,确是能够找到一些相通的品格特征。猫是一种高傲的动物,先生一生高傲自重,像猫一样睥睨学术界那些屑小之徒;猫是一种整洁的动物,先生一生衣着庄重整洁,书斋雅致整洁,书籍整洁如新,就连动笔写文章的时候,桌面上也从来都是整整齐齐,一切井然有序。这在学者中间,恐怕是很少见的。先生喜欢古本旧书,但旧书往往不尽清洁,到北京、上海等有旧书可买的地方出差时,行囊中都要带一把猪鬃刷子,在书店里买到喜欢的线装古籍,首先吩咐我或是身边的其他学生,到房间外面,用刷子仔细刷去书函、

书衣、书口上的尘土,然后仔细平整摆放到书桌上,他才端坐下来欣赏。先生手很灵巧,遇到古书有卷角、书口开裂、书衣破损、缝线松断这一类不太严重的毛病,都要自己动手,精心修补整齐,然后才能藏入书箱。人首先要有尊贵的灵魂,才能够有真正体面的仪表举止。先生的高傲与整洁,正互为表里。

我劝先生一定要去检查一下身体,平时多休养,精神好时,可以随手写一些题跋、随笔,或是找人来口述回忆录。先生则告诉我说,这一辈子想写的东西,都已经写出来了,自己心满意足,不想再写什么了。谈这话时,先生的表情告诉我,他仿佛已经意识到,正在走向自己的归宿。关于这个必然的归宿,先生过去常和我提起。我很懦弱,从少年时起,对死亡即有一种强烈的恐惧;先生则不然,曾反覆告诫我说,此乃事之常理,自然规律,惧之何益?近年来,学术界对先生的学术造诣和成就,给予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和更高的赞誉。先生的著述,绝大多数都已经出版,有的书还很快再版重印;有几种没有出版的书稿,也都已经确定出版社,等待印行。这些都给先生很大慰藉。对一生的学术追求,近年来先生已经讲过多次,自信已经画上了完满的句号,不会再有什么值得惆怅。前几年没有做“博士生导师”就退休,先生也只是淡然一笑,说现在“博导”这么多,又不缺我一个。这样的事更不值一提。先生坦然走向生命的终点。

第二天谈话结束,离开先生家里时,我想到了,这很可能就是我和先生的诀别。先生坦然地走了。留在身后的这个世界,对于先生来说,早已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隔膜。先生似乎本应属于一个比他略早一些的时代。告别先生,也是在告别这个时代。

2007年1月22日

原刊《陕西师大校报》2007年1月30日第6版

在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里

业师黄永年先生故去十多天来，哀思无日不萦绕于胸间。悲痛的心绪，时常把我带回到过去，回到在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里。

1982年初，我在大学本科毕业后，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史念海先生的指导下，读历史地理学硕士学位。第一次和两位师兄去导师家里拜谒，就在史念海先生家的客厅里，见到了黄永年先生。这一年黄永年先生招收了两位唐史专业的研究生，在名义上，并不是我的导师，但这一天我们入门拜师，史念海先生特地请黄永年先生一道坐在那里，接受我们的礼拜，分明是让我们执入室弟子之礼向黄永年先生求教。事隔多年之后，有一次我很谨慎地和先生说：“我只能算是您的私淑弟子，不敢盗用您学生的名义，出去招摇撞骗。”先生立即正色回答说：“你就是我的学生。”话讲得理直气壮，除了多年来一直对我耳提面命加以教诲之外，我想先生也是把这次最初的见面，看作是我对他所行的入门拜师之礼。

我本科念的是地理系，虽然考上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生，但对历史学界的情况，了解非常有限，当时并不清楚座上这位神色庄重的老师，到底是怎样一位人物。不过，史念海先生对我们学习所提出的两点明确要求，都与黄永年先生有关：一是告诫我们读书要努力打好基础，为此，首先要认真听好“永年先生”开设的所有课程，特别是学好目录学知识；二是告诫我们读书要肯下苦功夫，而用功与否的具体检

验标准,便是“永年先生每天读书花多长时间,你们就要读多长时间”。读研究生要花苦功夫,对此我有心理准备,听到这些要求,并没有特别在意,只是觉得这岂不是让黄先生来引导我们入门读书,这位老师一定非同小可。随后在黄永年先生带我们几位同学去熟悉图书馆的过程中,我对这两点要求逐渐产生了惶恐和敬畏。

路上经过放映电影的露天场地,我好奇地自言自语说:“哦,怎么会是这样看电影?”先生听到后,皱了皱眉,有些不耐烦地说:“管它干什么,反正我从来不看电影。”业精于勤,荒于嬉,史念海先生刚刚要求我们要勤奋读书,我却首先关注起怎样看电影,话刚一出口,就已经有了几分自责,可是听到黄永年先生说 he 从来不看电影,还是让我大吃一惊,我以为这是对我的间接训斥。随后经过浴池,我想洗澡总是人所必为的事情,这不会犯什么忌讳,便又自语道:“原来是在这里洗澡。”孰不料先生同样皱着眉头说:“管它干什么,反正我从来不洗澡。”说罢,带着我们直奔图书馆而去。在我看来,从来不看电影,差不多意味着没有任何消遣和娱乐;从不洗澡,则更为不可思议,这意味着对饮食起居完全不管不顾,只是一味读书写文章。怪不得先生给我们介绍如何利用图书馆时,讲得那样明了,原来他的生活只是看书。心里想,史念海先生若是把我们交给这样的老师来调教,未来几年的学习生活,不知会何等恐怖。

初听先生讲课,更进一步加重了这样的畏惧。从第一堂课起,先生对那些空泛虚假“学术”的贬斥,就滔滔不绝于耳,其疾言厉色的程度,我背地里一直是用“咬牙切齿”来形容。勤奋以至于忘我,严厉而近于苛刻,这便是我对先生的第一印象。事实上,这在一定意义上,也确实是先生一以贯之的作风。

不仅是我们这些学生,我了解先生或是认真阅读过先生著述的人,大多都会叹服先生文史素养之渊雅深醇,分析问题之邃密犀利。我不知道,从总体上来综合考量,在同辈学者当中,还会不会有人能够与

其匹敌。在历史学方面,先生精熟先秦史、隋唐史与南北朝史、明清史特别是清代学术史几大部分,而且对其余各个时期的史事,也都有相当丰富的知识;先生同时还兼通古器物的研究。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先生精通版本学、目录学、碑刻学,对敦煌文书也不乏精湛的论述。在古典文学方面,先生熟悉历代诗文辞赋,对《诗经》、《楚辞》,对《文选》,对韩愈和姚鼐的诗文,对李商隐、吴伟业、王士禛、黄景仁等人的诗,都有系统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特别是对古代文言小说和话本章回小说,研究更为精深。在文史才艺方面,先生善书法,精篆刻;能赋诗填词写对子,能写典雅的文言文,包括骈文,借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可以冒充清朝人的文章”;此外,先生还富藏善本古籍碑帖;等等。虽然说先生天资聪颖过人,读书博闻强记,只要是他感兴趣的内容,几乎可以达到过目不忘的程度,但一个人涉猎如此广博的范围,并写出诸多高水平的著述,还是需要付出全副精力,才能够做到。记得1989年春节的除夕夜,先生邀我到家里吃晚饭,见我进屋,先生匆匆打了一个招呼后,便埋头写作。吃饭时,我和师母以及寿成师兄围坐在桌旁,先生却一直没有离开书桌,是师母把一碗饭端到书桌前,先生这才放下手中的笔;急忙吃下这碗饭后,则又继续伏案工作。直到9点多钟,写定文稿,才算开始过年。我询问先生后,知道刚刚搁笔的乃是《唐史史料学》的书稿。后来每当我自责疏懒的时候,眼前都会浮现那一个除夕之夜先生紧张疲惫的神色。

先生的对学术要求的严厉,形诸文字,有目共睹。这里有对欺世盗名者的斥责,有对不良学风的批判,有对不同学术观点的质疑商榷,也有对他人学术论著瑕疵的匡正,性质并不相同,目的却只有一个,这就是切实推进学术研究。先生是以学术为天下公器,其间并不掺杂有丝毫个人意气,一切都出自对学术的真挚追求。时下国家提倡学术创新,方向虽然完全正确,但对于学术界来说,实际却是一种无奈的自我讽刺。因为本来只有具备创新意义的成果,才堪称学术;治学而需要特地标明某某成果属于“创新”,这表明虚假浮薄的伪学术,

已经充斥学术领域。假如能够有更多的学者,像先生那样严肃认真地对待学术,也许就无须由国家出面来做这样的倡导。

不过,勤奋和严厉,只是先生形象的一个侧面,并不足以概括先生的风范。在先生身边,其实能够看到更多与此完全不同的面貌。

先生外表看似威严,为人处事其实非常随和,对后生晚辈,尤其如此。听先生讲课没有太长时间,就和先生彼此熟悉起来。我这才弄明白,先生说“从来不洗澡”,是不去公共浴池,每天在家里沐浴(那时大多数家庭里通常还不具备洗浴条件);“从来不看电影”似乎也只是中年以后的事情,年轻时并不是这样。不仅如此,而且还知道先生对饮食起居和仪态装束都相当讲究,甚至达到很精致的程度,绝不是那种邋邋不修边幅、只知道板着脸孔读书的苦行僧式学者。除了收藏古籍碑帖、作诗写字刻图章等文人雅事,先生还有很多与学术毫不相干的喜好:喜欢养猫(赐猫名以“若寅”,与孙女“若琰”联名),喜欢笔尖尖细的高档金笔,喜欢精致的名牌手表;喜欢吃奶油、猪排、金华火腿和东坡肉,尤其是红烧肘子或是东坡肘子;甚至还很欣赏自己在照片里的表情,知道有人说他长得像反派角色明星陈述,竟得意地嘿嘿发笑。其实就连先生读书,大多也只是为满足自己的情趣。先生读李商隐的诗如此,读吴梅村的诗如此,读王渔洋的诗如此;读《太平广记》和《西游记》同样如此;即使是读两《唐书》与《资治通鉴》,也依然如此。在课堂上听先生讲述李唐宫廷政治,神情一如谈论《太平广记》里的狐狸精,《西游记》里的牛魔王和天蓬元帅,无不情趣盎然。

先生读书撰文很勤,有时也很累,但绝无一丝一毫苦楚,若不是兴之所至,觉得好玩有趣味,绝不愿硬着头皮,勉强去做。因此,读先生的文章,不仅能够读到学识,还能够读到率真的性情。先生的文章,在自然积蓄的底蕴上,宛若天成妙趣,处处透射出机敏的灵性,绝然看不到那种自虐式的苦功。不过,也正因为过于率性,先生只把他的学问,写出很少很少一小部分,留给我们,而随身带走了更多更多。

先生烂熟于胸的学问,有些方面没有写,是由于缺乏兴致动笔;有些方面是被他看作人所应知的常识,以为根本不必写;还有一些方面,则是有意回避不写。譬如在先秦史方面,先生对《左传》熟悉到大体可以背诵的程度,却没有写过很专门的文章,原因只是童书业先生系以治先秦史为专长,先生不愿别人误以为他是在承受着岳父的荫庇。



黄永年先生指导作者读书

随从先生读书没有多久,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已在不知不觉间从最初的严师转换成为一位充溢着慈爱的长辈,每当私下里见面,我便放肆地插科打诨,和先生开起了玩笑。先生评判学术虽很严厉,但对学生的考试和学业论文,却从不作苛刻的要求,只是循循诱导学生主动学习,勤于思考。学生们听课时往往都有些担心,考试成绩一出来,则是皆大欢喜。读书期间,我曾练习写一篇关于唐长安城都亭驿位置的小考证文章,呈请先生指教,先生审读后鼓励我说,内容很好,方法也对头,不过文字表述实在不像样子。为帮助我提高表述能力,先生竟亲自动笔,逐字逐句一一仔细修改。后来我以《隋唐两京丛